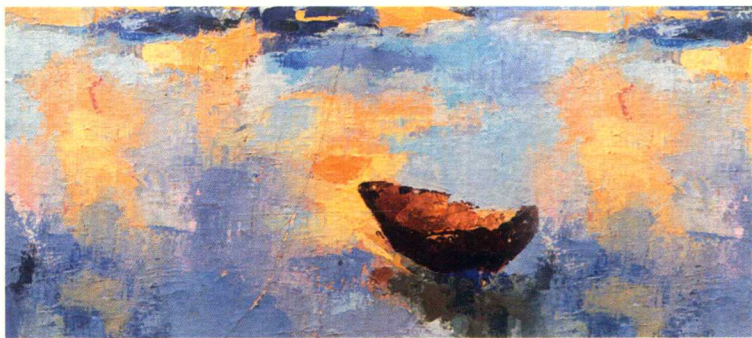


运河的桨声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非外借

刘绍棠文集

运河的桨声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 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运河的浆声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76-4

I. ①运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749 号

运河的浆声

YUNHE DE JIANGSHENG

刘绍棠 著

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编 100120
网址 www.bph.com.cn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 9.5
字数 210 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302-1776-4
定价 3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- 一九五六年，二十岁。这年三月，加入中国作协，从此开始专业创作。四月，中篇小说《夏天》继《运河的桨声》（一九五五年）之后出版。

刘绍棠

中国乡土文学作家。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。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五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创作。至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时，已出版了《青枝绿叶》《山楂村的歌声》《运河的桨声》《夏天》《中秋节》《瓜棚记》《私访记》等七本书。

一九七九年右派冤案得以改正，重获创作权利。刘绍棠带病顽强拼搏了十八年，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乡土作品。即十二部长篇小说：《春草》《狼烟》《地火》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《这个年月》《敬柳亭说书》《十步香草》《京门脸子》《野婚》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《孤村》《村妇》。二十多部中篇小说：《蒲柳人家》《渔火》《瓜棚柳巷》《花街》《草莽》《荷水荷风》《蒲剑》《鱼菱风景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绿杨堤》《烟村四五家》《柳伞》《年年柳色》《青藤巷插曲》《黄花闺女池塘》《碧桃》《二度梅》等。两部短篇小说集：《青枝绿叶》《蛾眉》。十一部散文短论集：《乡土与创作》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《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《论文讲书》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《蝥蛸絮语》《如是我人》《红帽子随笔》《我是刘绍棠》《四类手记》。

《京门脸子》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敬柳亭说书》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蛾眉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泰国、孟加拉、阿尔巴尼亚等国文字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刘绍棠不遗余力地倡导乡土文学，创作上坚持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”。他的全部作品，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。

目 录

运河的桨声

001

夏 天

139

运河的桨声

1

中秋节夜，月亮从东南天角不声不响地爬上来，一下子把运河滩全照白了。

银杏从屋里一跳，跳出门槛，朝北屋喊道：“娘！我到外边玩去了，您给等门哪！”

北屋，富贵奶奶跟老伴儿正叽叽喳喳地说话，银杏这一叫，她突然一惊，定了定神，忙应道：“别回来太晚了！”

银杏早已经跑出院外，在月光下，她端详了一下自己身上绿底儿小白点的新褂子，按了按辫子上的桂花，害羞地笑了。

富贵奶奶脸贴着玻璃往外看了看，院里满地是月光，没有了女儿的影子。她嘘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丫头片子好容易走了，要让她知道，又是一顿吵。”

“我得走了！”富贵老头从炕沿上坐起来。

“一定要埋得深深的！”富贵奶奶神情紧张地嘱咐，“不然秋后拖拉机一犁地，就给翻出来了。”

富贵老头没言语，把屋角落那刻着字的石桩子，装进口袋里，背起就走。

“你站住！”富贵奶奶出溜下炕，追出来，又一再叮咛，“打村后背静小道儿走，别咳嗽，脚步放轻，处处是眼。”

富贵老头也不答话，闷着头出去了。

银杏到了河滩，在一块漫长的柳丛地旁坐下，这是农业社的防风林。背后，运河的波涛响着匀适声调，银杏沉浸在说不出的兴奋里了。

她们家入社了，是昨天夜里批准的。今天清晨她去饮牲口，春宝告诉了她，她红着脸，长长地吐了口气，就急忙牵着牲口回家去了。

可是她爹的脸色却很阴沉，她想她爹一定是后悔了；这使她非常生气。为什么这么三心二意呢！

她想起写申请书的那晚上，全家都坐在院里，只有小侄儿在嫂子的怀里睡着了。她伏在小桌上，桌上放个小黑油灯，全家推她当记录，爹摆弄着老绿玉石嘴烟袋，声音低哑地说一句停一停，等大家默默地点点头，然后才允许她写在纸上，最后，全家还都按了指印。

一整天，银杏都噘着嘴，想找碴儿顶她爹几句，可是她爹一言不发，钻进那布满蜘蛛网的土棚子里，收拾那该送进社里的家具，整晌都没出来。

等到她爹把那匹灰兔儿马也牵到社里，她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心里凉爽起来，于是她想起晚上到河滩去等春宝，胸膛里就像流着一股清凉清凉的泉水，坐不安立不安。

一只孤独的夜鸟，在运河上寒栗地叫了两声，把银杏惊醒了，月亮躲进薄云里，河滩上很暗，没一点响动。

她想自己一定是等得很久了，春宝为什么还不来呢？她很急躁，想走，又不敢走，不走，一个人孤孤单单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春宝仍然没来，她想，春宝也许开什么会去了，于是她站起身，到渡口告诉管船老张，要是春宝来了，就说银杏等了半天不见人来，走了。

从管船老张那小棚里出来，她急急地往回走，突然，她看见在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像野鸟一样轻巧的人，弯着腰，在月色下行走。

她看出是春宝。

“喂！”她低声叫。

那人直起腰，凝了凝神，走过来。

银杏严厉地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”

春宝摆摆手，压低声说：“别出声，看长寿老头。”

“我不看！”银杏生气了。

“看吧，好看着哩！”春宝拉着她，躲进柳丛里。

不远处，长寿老头抡着大镐，咳哟咳哟地刨着地，一挺身，把上身的夹袄脱了下来，扔在地上，照手心啐了口唾沫，又换了铁锹，吭哧吭哧地掘起来。

银杏看得眼都定住了，害怕地问春宝：“他干什么呢？”

春宝轻轻地笑了出来，说：“春天他入社的时候，偷偷埋了个石头界碑，眼下要扒出来，明白不明白？”

银杏再看去，长寿老头从地里拔出个白东西，吃力地放在地面上，就坐在一旁吸起烟，火亮一蹿一跳的，却看不见长寿老头的脸。

正在这时，大道上一个蹒跚的影子走来了，银杏眼尖，她拉了一下春宝，低声说：“我爹！”

富贵老头在路旁坐下，用袄袖擦着脸，呼呼地喘气。

“谁？”长寿老头熄灭了烟，惊吓得从地上跳起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富贵老头反问道，那低闷的声音里也带着意想不到的吃惊。

“我是长寿。”

长寿老头走上前来，小心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富贵老头翻着眼皮，也问道：“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长寿老头眨巴眨巴眼，看清富贵老头身后的口袋，他笑着说：“给管船老张送节礼去？来，我先打个秋风，尝头口儿。”

富贵老头没了法了，也不拦他，也不看他，长寿老头伸手一摸，硬邦邦，冰凉凉的，是块长石头。

“哈！”长寿老头响亮地笑了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刨出的界石，还是去埋界碑啊？”

银杏一听，断定她爹是埋界石的，不由得气得眼都瞪圆了，就要闯出去跟她爹吵。春宝一把拉住她，说：“再等等！不许跟你爹顶嘴。”银杏被春宝强制住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嘴一张一合的。

长寿老头燃起一袋烟，递给富贵老头，“抽袋烟，歇口气，今晚天气真凉爽啊！”

富贵老头低着脑袋，不搭理。

“老家伙！别怕见不得人，跟你说真的吧，”长寿老头狡黠地眨着眼，“我今年春天也埋了，今天趁着夜深人静又把它扒出来。”

富贵老头突然抬起头，盯住长寿老头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扒出来？”

长寿老头爽快地说：“这是一块心病啊！社里人一说自私，你就脸红，一说跟社里两股心，你就心跳，真是受洋罪。再说咱们跟拖拉机站订了合同，秋后拖拉机一犁地，真要给弄出来，这张老脸怎么见人？”

“哪……”富贵老头结结巴巴地，“啊……是呀！”

“别埋了，埋了过年还得刨出来。”长寿老头流露出老资格的神气，“我比你早走了一步，就先明白个道理，农业社是铁桶江山！”

“说得对！长寿爷爷。”春宝从柳丛里跳出来。

“谁？”长寿老头一声尖叫，吓得一身冷汗。

春宝顽皮地嘿嘿笑了。

“春宝，好小子。”长寿老头仍然止不住心跳。

富贵老头愣住了，赶忙闷闷地低下头去。

银杏三步两步抢上来，指着她爹：“您怎这么不怕丢脸！”

长寿老头不高兴了，沉下脸，教训银杏：“别骂你爹吧！上年纪的人，就要比你们小孩子想得多。”

“自私，落后，哼……”银杏气得直哆嗦。

春宝笑着说：“银杏，咱们给扛回去吧！”

银杏不动，从眼眶里冒出眼泪来。

春宝劝道：“给扛回去吧，反正是不埋了。”

银杏不情愿地走到她爹身旁，富贵老头虎起脸，吼道：“不用你！”

长寿老头也拦住春宝，“你俩玩去吧，我们怎么扛来的，还让我们怎么扛回去。不过有一宗得嘱咐你们俩，不许满处乱说，这不是什么光彩事！”

春宝笑道：“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保密。您刨了半天也够累的了，还是我们扛吧！”

长寿老头一拍大腿，大笑道：“你也别抢了，我也懒得扛了，干脆扔他娘的大河里！”

说着，他弯腰扛起石界碑，大步流星地走向河边。富贵老头正拿不定主意，冷不防银杏从后面一下子夺了过去，奔向河边去了。

运河里，响亮地扑通一声，这界碑就随着浪声沉入河底去，银杏高声笑了。

2

黎明，在薄暗中红英就扫完了院子。不一会儿，太阳升起来，一缕缕早饭的炊烟，袅袅地伸向碧蓝碧蓝的天空。

今天，红英要请她爹跟全家吃饭，她的心里像初汛的春水，洋溢着幸福和骄傲。

婆婆点灶，她淘米做饭。

突然，她丈夫根旺怒气冲冲地从外面回来了，劈头对红英喊道：“你看你爹做出的丢脸事！”

红英吃惊地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哼！真不怕丢人！”根旺脸发紫。

红英气恼了，也喊道：“你要说个明白啊！”

“你爹昨晚偷着去埋界碑，让春宝跟长寿老头撞见了，长寿老头到处传说，全村都轰动了！我到街里，张顺跟虎兴便笑我为什么不帮助老

丈人去扛界碑，反倒劳累人家春宝；让我也跟着他丢脸！”说到最后，根旺气得跳起脚。

红英声音发颤地说：“你到他姥家去过了吗？”

“我还去？”根旺叫道，“干脆别让他们来了！”

“那不行！”红英要哭出来。

根旺一摔帘子，进屋去了。

根旺娘白瞪着儿子，对红英说：“你去请！居家过日子谁不留个后步，这有什么见不起人的。”

红英站起身，难过地到娘家去了。

街上，篱笆跟前蹲着不少人，红英感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她，她浑身就像起了风疙瘩。她本是个快性人，平时总要亲热地一一招呼，现在只勉强淡淡一笑，就赶忙过去了。

到娘家，进了外院，里院的门紧闭着，红英听见她娘在骂银杏：

“丫头家，满处嚼舌根，全不顾脸皮！”

银杏受屈地喊：“您真会冤枉人，从清早起来我什么时候出去过？”

富贵奶奶气糊涂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是饮牲口去了！”

“牲口不是牵到社里去了！”银杏抓住了理。

富贵奶奶哑了口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一定是春宝说的，反正跑不出你们俩。”

“娘！”银杏的大哥福海拦道，“春宝是党员，团支部书记，不会那样，您不能乱说。”

红英在外面说道：“怎么大清早就拌嘴，快走吧！”

福海给开了门，红英进来，他皱着眉头说：“你说这件事爹做得多说不过去，连我也瞒着。”

红英问道：“爹呢？”

“在屋里。”

富贵奶奶拉住红英，低声说：“去劝劝你爹，他是个死心窟窿，别憋闷出灾枝病叶来。”

红英说：“你们快去吧！俺婆婆怕都等急了。”

一家走空了，红英进了北屋，富贵老头蜷曲着身子，抱着头躺在炕角。

“爹！”

不言语。

“爹！”

富贵老头嚅动了一下。

“爹，起来！吃饭去吧。”

富贵老头闭着眼说：“你跟亲家娘替我赔个礼，我不去了。”

红英笑道：“请的是您嘛，您不去怎么说得过去？”

富贵老头睁开眼，“我不去嘛！”

红英知道她爹犯牛脾气了，便给他盖上一条被子，回去了。到晌午，她提了个食盒来，富贵老头还在昏沉沉地躺着，红英也没惊动他，就放在桌子上走了。

富贵老头醒来，吃过饭，心里仍然很憋闷，他想去渡口找管船老张，管船老张是个会说宽心话的人。

拐过几道篱笆，穿过一片小枣林，已经出村了。

“富贵叔！”背后有人叫。

他没听见，继续向前走。

“富贵叔，病了吗？”

富贵老头站住了脚，叫他的那个人是麻宝山，一个富裕中农，出名的看风使舵的人。

麻宝山走上前来，惋惜地说：“您昨晚为什么不在后半夜去埋呢？这让人一知道，怕再也埋不成了。”

富贵老头拧起眉头，不高兴听下去。

“来！告诉您个消息，”麻宝山拉着富贵老头坐在一个篱笆根下，机密地说，“您知道不知道？不老松村的农业社，土地一点不分红了，叫作完全社会主义化，跟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了。”

富贵老头打了个冷战，问道：“当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”麻宝山急赤白脸地说，“这是我小舅子前晌来告诉我的，今天不老松开了大会，县委跟区委书记都去讲了话呢！”

“啊！”富贵老头慌了神，“那咱村是不是也快了呢？”

“我看，出不了一两天，”麻宝山说，“您想，山楂村跟不老松两个农业社，是全县两杆大旗呀！”

“也许不会这么快吧？”富贵老头脊骨冒着凉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今年有十五六户中农入社，刘景桂跟春枝也许不会这么莽撞。”

麻宝山叹口气，摇摇头，说：“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大家看不老松跑在前头了，一不服气，也许会轰地一下子干起来！”

富贵老头的身体像抽了筋似的软弱无力，脑袋混沌沌的，他咬着失去血色的嘴唇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他们要是真的这样做，我就退社！我